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晉侯使郤犇來聘己丑及郤犇盟

郤犇郤克從父兄弟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其驕反

○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

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

歸郤犇來聘且涖盟

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過音利又自蒞

○聲伯

之母不聘

聲伯之母叔附之妻不聘無媒禮許乙反

穆姜曰吾不



以妾為妣昆弟之妻相謂為妣穆姜宣公人生聲伯而

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

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

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卻犍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

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儷

力計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卻犍婦婦

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

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徐直蔭婦人怒

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仇敵也音以又音紀

浪反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將何以終遂

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夏季文子如晉報

聘且涖盟也卻犍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周公楚

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褒王之族魯烏路反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

亦作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

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

周公出奔傳鄆○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鞏以前之

周邑音綸○晉卻至與周爭俶田俶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

反注音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

也故不敢失言溫卻氏舊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

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

伯達封十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蘇氏即狄檀伯達俱封於河內圖徒丹反

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

之温在僖二十五年力報反狐氏陽氏先處之孤溱陽處父先食温地側中反

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

晉侯卻至勿敢爭傳言卻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

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茂成而

使歸復命矣在往年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

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

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

盟晉侯于河東史顛秦大夫力反晉卻驪盟秦伯

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

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

乎秦伯歸而背晉城為十三年伐秦傳音佩卷內皆同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

侯于瑣澤瑣澤地闕素果反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

冬七月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難乃旦反

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宋華元克合晉

楚之成終前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

楚之成終前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



二子楚大 夫音皮 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

加戎好惡同之呼報反下烏路反 同恤菑危備救

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

往來道路無壅贄幣也音災 謀其不協而

討不庭計背叛不來在王庭者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紀力

反注 俾隊其師無克厥國俾使也隊失也 鄭

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 會于瑣澤成故也晉

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呼報反盡字皆同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

設備之問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卻至如

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

縣鍾鼓也息亮 卻至將登堂登 金奏作於下擊鍾

樂敬馬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音暮 寡君須矣

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

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施以或 如天之

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 子反

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

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 寡君須矣吾子

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議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 若讓之以一矢禍

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間缺則脩私 於是乎有享宴

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徐於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

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

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

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及

其亂也諸侯令其冒侵欲不思爭尋常以盡其民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略其武夫以為己腹

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志

制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

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

城而制其腹心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亂則反之

且反又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

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

魚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

聘且涖盟報郤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

赤棘晉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

乞師謙辭○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魚綺反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五同盟。力吳反。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

致君命孟獻子曰卻氏其禮身之幹也敬身

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

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為？卻錡卻

曰錡，卿為十七年晉。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正欲

已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孟獻

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

反相息亮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至。肅公會

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不

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

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燔祭肉。音煩。戎

有受脤神之節也。交神之節。今成子惰，弃其命矣。

惰則失中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暇張本。夏四月戊午，晉

肅公卒。

侯使吕相絕秦

吕相魏錡子蓋口宣已命相息亮反注同

曰昔逮我獻公

及穆公

晉獻公秦穆公音代又大計反

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

盟誓重之以昏姻

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同力相承音六嵇康力幽反

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碎驪姬也不言秋梁舉

知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

能奉祀于晉

僖十年秦納惠公

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

師

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

集成是

穆之成也

成功於晉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

草行為跋履音

患險蒲木反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

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

事在僖三十年居良友音亦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

盟

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

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

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

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

文公即世穆為不弔弔不見場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寡弱也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

滑

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遂直結散

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滑晉同姓乃傾覆我國

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

納文公之勲

而懼社



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

于穆公晉欲求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

成王隕命秦使闞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穆公是以

不克逞志于我也逞快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

穆皆康公我之自出晉外又欲闞翦我公室傾覆

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食禾稼

公子雍其月反徐如字蝥賊莫我是以有令狐之

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悛改也伐我涑川

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翦我羈

馬我是以有可曲之戰在文十東道之不通則是

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及君之嗣也君秦我

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君亦不惠

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利吾有狄難謂晉滅略氏入

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夷傷也音其音基一

所衛凌劉我邊垂凌劉晉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

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

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曰吾與女

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

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

寡人稱君誤也音汝下文皆同君又不祥祥善也音

弃盟拉言白狄及君同州也及与君之仇讎而我昏

姻也李魏膏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君來賜

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

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

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楚人惡君

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

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

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

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

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暋就寡

人疾亦痛也暋親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

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

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豈敢徼亂徼要也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

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秦桓公

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

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亂多誣秦故傳據此晉

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

燮將上軍代荀卻錡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代

錡荀瑩佐之代趙趙旃將新軍代韓厥卻至



佐之代趙卻毅御戎欒鍼為右欒書子其廉反

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士

證反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

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

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設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

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遂音遂初佳反徐初

宜反更音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涇水出安定東南徑扶風京兆迂晉侯于新楚迂迎也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些泉入于大宮不能

殺子印子羽此言鄭地太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

音秦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

遂從而盡焚之焚燒殺子如子駮孫叔孫

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千皆曹宣公庶子秋

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宣公諸侯乃請討之

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

子臧將亡子臧公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成公乃

懼成公告罪且請焉請留乃反而致其邑遠邑於

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夏

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如

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鄭公子喜帥

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

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

年奔晉強見欲歸強其丈反注同定公不可夏衛既歸

晉侯使卻驪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

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大國又以

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

之遠大國必見伐故亡如字或于偽反國鳥路反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

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音又衛侯饗苦成叔成叔

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息亮反注同苦成叔傲甯子曰苦

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

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角為觶所以罰不敬觥陳設之象

巨鹿反一巨秋反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情傲乃萬福

之所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秋宣伯

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

敗焉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郭郭



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

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謂不稱叔孫曰捨注同

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曰捨注同故君子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

勸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此五者○衛侯有疾使孔

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衍以為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妣

而息見大子之不衰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

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

已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如字徐音納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

鮪也使主社稷鮪衍之母弟夫音扶大夫聞之無

不登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寶器音

盡真諸戚實置也戚孫氏邑音之戚反而其善晉大夫亂

起欲以為援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

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

佐邾人同盟于戚音○晉侯執曹伯歸于京

城音

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會傳無夏六月

宋公固卒四同。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

共公三月而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皆其族

。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魯孫。冬十有一月叔孫

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

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

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息協反音秋。呼報反。許遷于葉許畏鄭南

依禁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許涉反。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而自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

人執某侯稱人示眾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

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

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賢賢。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宋亂起。楚將北師侵鄭。子囊

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

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壯。申叔時

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



禮以在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也必楚利反又音秘

子侵鄭及暴隧逐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

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

使重其罪民將叛之昔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為明年晉

敗楚於鄆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

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

華父督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

鱗朱為少司寇鱗朱公孫向帶為大宰音

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肥公室以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計吾罪大矣不能治官

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

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魚石

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

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

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

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圍右師討猶有成

在向戌桓公魯孫言其賢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

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

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

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湯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

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

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

不得復。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

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

丘而望之則馳。絕句勸景反則決睢滋。滋水涯決壞也閉明登

俾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

反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商為司

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

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犁奔楚。伯宗韓獻

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

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止焉初伯宗

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

直言必及於難。傳見維婦人之言不可廢因鳥路

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許靈公畏

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米封

羊傳云雨而木冰也。舊于付反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鵠公子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



有食之傳無。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黶欒

反徐於。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郟陵。楚

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郟陵鄭地今屬潁川郡。謂晚反又於

建。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昔盟無札。秋，公

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

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不及郟陵戰故不。公至自會無。曹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曹

伯歸自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先義

例從。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莒丘晉地舍之

莒丘明不以歸不辨行人。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

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

郕、鄆盟于扈平許魯。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

乙酉，刺公子偃魚殺大夫皆言判義取於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

田求成于鄭女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

于武城為晉伐。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

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使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於此。宋將

鉏樂懼，敗諸洧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徹宋師不徹備。鄭人

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洧陂夫渠均陸皆宋地

徐數日反。○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在陳留雍

一扶又反。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使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

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

燮在之。代荀郤錡將上軍。代士荀偃佐之。代郤錡

于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偃居守。荀偃下軍，治於

是郤欒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手又反。郤欒如衛，遂如齊，比且乞師。

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甲讓有禮，故戊知其特勝楚。

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

往。句耳鄭大夫，盛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句古侯反。音預注同。使所吏反。楚子救鄭，司馬

將中軍。子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過

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

曰：「德刑詳義，禮楛戰之器也。」器楛用也。德以施惠，刑

以正邪。注皆同。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

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

動不失利，時順而物成，君羣生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動順。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二。故詩曰：「立

我丞民，莫匪爾極。」丞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

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也。厖大也。

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也。厖大也。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

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民不施而外絕

其好呼報反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不

守物呼報反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而疲民以

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

底其誰致死底至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

子矣言其必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

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不整喪列志失

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喪息浪五月晉

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

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

能者唯季反下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

子曰不可音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

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箕

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邲之師荀伯不復

從荀林父三反不復故道在宣皆晉之恥也子亦見

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今我辟楚又益取也文子

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

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敵

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孟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反

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其未備陳直觀反軍

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古害反曰塞井夷竈陳於軍

中而䟽行首䟽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

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

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

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

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及勅勅反又勅

王卒以舊罷老不代子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軍

而不陳蠻夷從楚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在陳而

顛顛喧嘩也許驕反徐讀曰數五合而加顛陳合宜靜

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恤其舊不必良以犯天忌

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

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犁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

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

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甚蹢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戰乎曰未可知也

左將帥右車右乘繩證反下同子戰乎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犁以

公卒告王公晉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

告賁皇楚閻椒子宣四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

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障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

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

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

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三復無變曰

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比下首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

南國蹇也南國勢蹇則離受其祭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

及下射之同丁仲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

言而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

淖違避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即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為石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安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

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

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冒莫

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局女效也遠其部曲為離局

反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淖撤塞也

射之徹七札焉黨潘旭之子躄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固烏黃反在尊反徐在損反

一才官反也側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

戰王苦瓜反王怒曰大辱國謀言智詰朝

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呂錡夢

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也食亦反下至使射占

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

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及戰射

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天使射呂錡中

項伏攷攷弓衣也以一矢復命言一發卻至

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曰方事之殷也

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而屬於跗與袴連也

拜反又音妹徐莫蓋反爾方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

乎恐其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

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不敢拜

命介者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為事之

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

伯從遂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戶昏反其御屢

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

止二年鞏戰韓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

止鞏已辱齊疾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



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

反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

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

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敗者乙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帥與車右不同故首皆由御君以退已當死戰

險薄迫也叔山舟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

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煮罍

山舟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

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夫音扶子重之

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

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使

使者同呼報臣對曰好以暇暇音閑今兩國治

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公許之

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

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

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

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受而飲之免使者

飲苦報友才用反

而復鼓免脫也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

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云乘繩證反下同繕甲兵繕治也展車

馬陳也如字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闕也徇似俊反蒐所留反秣馬利兵

秣穀馬也音末脩陳固列固堅也陳直反觀及又如字蓐食申禱申重也蓐音辱

重直用反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

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

內豎見賢端反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夫音扶范文子立於戎馬

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

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謂

命推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林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

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

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

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

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

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從此已前皆子忽反對曰雖微先大夫有

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

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

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



壞墮壞墮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僞如宣伯通

於穆姜穆姜成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將

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

反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乃

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公

待於壞墮申宮做備申勅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

後後晉楚戰期使子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

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犍牛曰魯侯

待于壞墮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犍將新軍且為

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取化貝于宣伯而

訴公于晉侯訴諸也○晉曰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

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

猶未弭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而又討我寡君

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誥曰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是大泯

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若

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

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以伯諸

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為誥曰伯歸不以各生口○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

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

督揚鄭東地也。反下注同。古卧反。

又古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

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

至乃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

所史反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蔡陽宛陵縣知

武子佐下軍武子荀荅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

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預諸侯遷于

穎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

相失宋衛不書後也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

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子臧盡

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也宣伯使告卻躒曰

魯曾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

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君寧事齊楚

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

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死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而

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

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

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更有鄆城力甚反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

躒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

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



聞其淫 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

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

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士之魯

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音讎亡而為

讎治之何及言魯有屬齊楚則逐為晉讎卻犢曰吾為子請邑對

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

焉介因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若得所請吾子

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

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

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

奉君命無私不受卻犢請邑謀國家不

謂四日不食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其君許邑不食皆若虛其

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

僑如僑如十二月季孫及卻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殺偃偃與俱為姜所拍而獨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晉人將討僑如豹乃辭其難先

其終乃旦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虛使立

於高國之間僑如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

於鄉傳亦終言僑如之佞徐晉侯使卻至獻楚

於鄉晉侯使卻至獻楚

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也伐功單子語諸

大夫曰温季其亡乎温季郤至位於七人之下新

軍位而求掩其上掩上功然之所聚亂之本也

多然而階亂何以在位亂階夏書曰然豈在明

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

明之其可乎言節至顯稱已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或公曹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

降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北秋公

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

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礼晉侯使荀瑩來乞師無傳

鄭鄭猶未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

伐鄭鄭猶未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

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一月無壬申日許也十有二

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貳且卒無傳五同盟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犢餘反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

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起居反不書救以侵告高夏五月鄭犬子髡頑侯孺為



質於楚侯儒鄭大夫苦門致楚公子成公子寅戌

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

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晉范文子反自

鄆陵前年鄆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

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

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乙酉同盟

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

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子

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

冒閱卷門如字鮑牽鮑叔

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斬卧於家夫而

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國子

相靈公以會會伐鄭息亮高無咎鮑牽

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菟索備數人孟子訴之

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

頃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

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

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

邑與庄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

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

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

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

危行言孫知音冬諸侯伐鄭前夏末十月庚午圍鄭

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

楚救不成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

一音恒今上俗音表慮力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玉瑰珠

於反樂音洛下樂平同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從而歌

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

吾懷乎從就也夢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

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

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

音暮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

圍廬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

遂如廬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產亂

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廬降使國

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

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

許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卻缺廢胥克而嬖

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犢

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居表反與

其父母妻子同一轅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

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戰藥書欲固盟卻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

卻至實召寡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茂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

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釐佐下軍居守卻犢將新軍乞師故言

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

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弓使所吏反君盍嘗使諸周而察

之嘗試也使所吏反又如字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

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卻至厲公田與

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殺婦人而後錫佐卻

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卻至射而殺之

公曰季子欺余季子卻至公反以為卻至奪孟張豕食亦反厲公將作

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偏不

公室圖敵多怨有庸計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卻氏

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

以立信知勇也知音智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

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

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怒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

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

命爭死罪孰大焉傳言邵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

帥甲八百將攻邵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公

使清沸黉助之沸黉亦變人味反抽戈結衽衽裳祭

反徐而駕反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黉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

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黉

温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言

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畏當為藏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

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

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

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謂書與偃如字臣聞亂在外

為姦在內為執御姦以德德綏遠御魚呂反下同御執以刑

刑治也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

刑德刑不立姦執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如字

或武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邵氏

邵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



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

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樂書中行偃遂執公

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

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

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詩照反 古人有

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

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效

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國

音道下反注同如字一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

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

胥童以其劫已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

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

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死自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

今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君君無道齊殺其大夫

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

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自晉晉侯

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築牆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

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晉侯使士魴

來乞師音。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

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闕起。丁

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

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

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

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抑人

之來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

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

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君卒呂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辛

已朝于武宮武公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周子

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

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曰癡齊為慶氏之

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

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師逃于夫

人之宮伏兵內宮書曰歲其殺其大夫國佐奔命專

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使

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國弱來奔弱勝王湫



奔萊秋國佐黨子小反音來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

寇封佐皆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

祀。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

故悼公不以嗣始命百官始為施舍己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

責如字一始逮鰥寡微惠及振廢滯起舊臣乏

困救災患臣亦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

節器用節省也所時用民使民欲無犯時不

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

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相荀家荀會藥厭韓無忌

為公族大夫使訓鄉之子第共儉孝弟無忌韓厥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

大傅于甫反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蒍之法辛將右

為氏士蒍魯公司空也戶郎反糾糾御戎校正屬焉

藥糾也校正主馬官糾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荀

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使訓勇力之士特使

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卿無共御立軍尉

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祁奚為中軍尉

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犢張老為候奄鐸

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

請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子忽反程鄭

謂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繩證反下及注皆同

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驥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

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驥使知禮凡六官之長

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摠率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丁文反

為帥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

皆同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禮不相陵偪

必皆在即位之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

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

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郟幽丘皆宋邑取

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焉五子以七年出奔以三百乘成之而還書曰復

入楚獨書魚石為帥告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凡去其國國逆而立

之曰入謂本無位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復歸音諸

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

首稱兵入伐害國於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按辯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人患之

西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

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大國無厭

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僭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

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以間吾釁亦吾患也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



如字又問則之間遇普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

絕吳晉道道故難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滿吳晉之

也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言宋常事晉何為顧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

拜朝也拜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甲讓秋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其

德攻力報反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為昏平

公不徹樂張本○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

彭城以不克○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思賢

繁鹿圍書不時也非此○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

也在路寢得○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備

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是

樂書卒韓厥伐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成霸安

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關

臺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晉士

魴來乞師將救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直

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今彘

季亦佐下軍直例反如伐鄭可也伐鄭在事大

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十二月

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

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穢

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圖丁歷反三

春秋經傳第十三





